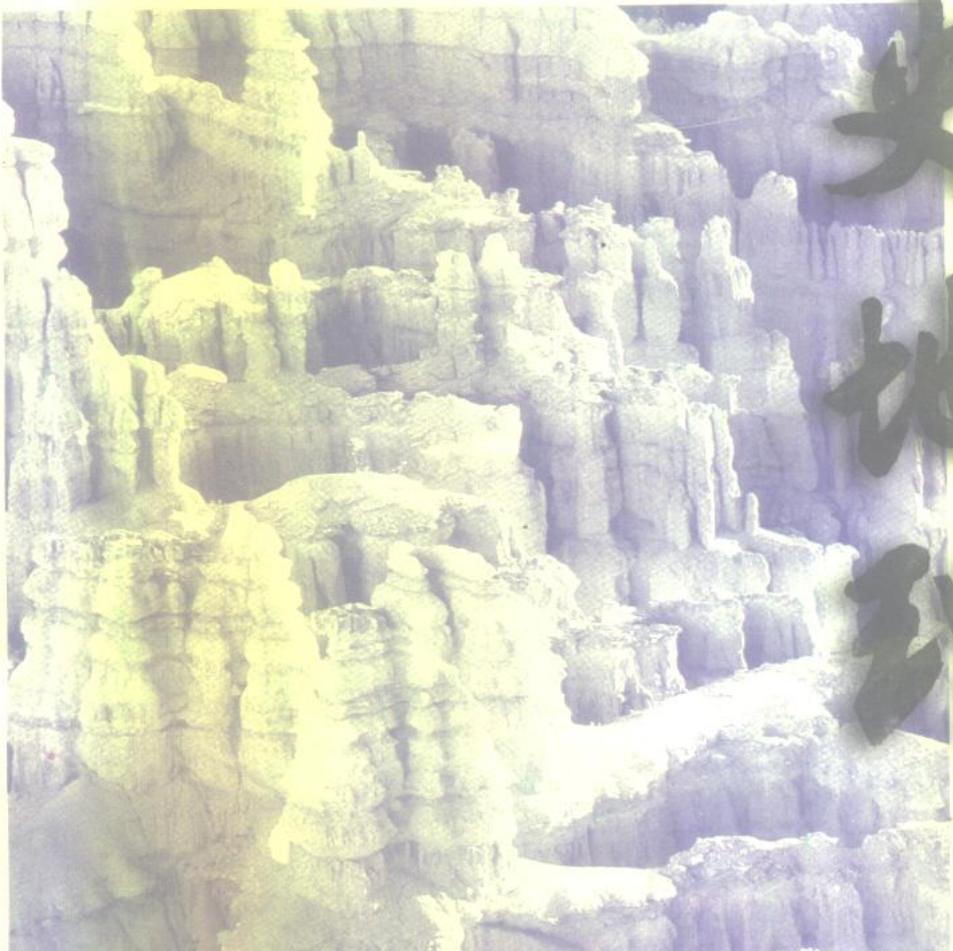


# 歷 史 地 理



第十五輯

中國地理學  
會歷史地理  
專業委員會  
《歷史地理》  
編委會·編

# 历史地理

第十五辑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顾廷龙  
特邀编辑 朱金元  
责任编辑 李远涛  
封面装帧 甘晓培

## 历史地理

第十五辑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  
编辑部地址：上海邯郸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晖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4.75 字数 553,000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208-03127-4/K·729

定价 40.00 元

#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顾问 侯仁之 史念海  
主编 陈桥驿 邹逸麟  
副主编 张修桂(常务) 于希贤 朱士光 王守春  
常务编委 周振鹤 葛剑雄 辛德勇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钧科 司徒尚纪 冯季昌 刘盛佳  
朱 毅 李并成 李志庭 李孝聪 陈代光 陈 伟  
侯甬坚 胡阿祥 钱林书 唐晓峰 郭声波 韩光辉  
蓝 勇

2228/26

# **Historical Geography**

## **No. 15**

### Contents

1. Imagin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Geography in China ..... Zhou Zhenhe(1)
2. An Examination on the District (Jun) Setup in Wei Kingdom during Wars Period ..... Qian Linshu(20)
3. The Changes of Terrain at Xiapi and Fulin Kingdom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 Li Xiaojie(26)
4. An Examination on the Geographic Evaluation of Hedong Dao (Hedong Province) in Tang Dynasty ..... Yin Deihi (Korea), coordinated by Lai Qingshou(33)
5.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of Terrain at Guiyi District (Guiyi Jun) during Later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 ..... Zheng Binglin(56)
6. A Verification on Wuwan Kingdom, Wuwan River and Wuwan Mountain ..... Mi Wenping(74)
7. The Evaluation of Guangxin County Setting in Cangwu District (Cangwu Jun) ..... Chen Nailiang(83)
8. Examination on Gu Yanwu's Native Place ..... Zhou Hongwei(90)
9. The Control of the Nation to People: the Example in Nose-count in Hongwu Period ..... Cao Shuji(94)
10.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Registered Residents in Xuantong Period ..... Hou Yangfang(105)
11.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Yangtse Crocodile in Middle and Low Reaches of Huanghe River and the Reasons of Its South-shifting ..... He Yeheng(125)
12. The Formation and Forcing of Water System of Huangpu River: One of Foundational Research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 Man Zhimin(132)
13. The Spore—pollen Feature at Jianghai Site in Fengxian County.

- of Shanghai and An Analysis on Ancient Environment ..... Li Chao, Wang Kaifa, Jiang Lizheng, Mao Limi(144)
- 14.** The Impact of River Overflow on Soil Environment at Huabei Plain in Qing Dynasty ..... Wang Jiange(153)
- 15.** The Types of Natural Hazard at Huanan Area in Ming Dynasty ..... Wang Shuanhuai(166)
- 16.**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War in Modern History in China ..... Jin Lin(177)
- 17.** The Cultrual Landform Relative to Women ..... Zhang Zhi(189)
- 18.** Migration and Changes of Regional Culture in Shanxi Province ..... An Jiesheng(202)
- 19.** The Formation of Geographic Structrue of Dialect Distribution in Shanxi Province ..... Zhang Xiaohong(219)
- 20.** Dividing of European Terrain in Historicl Times ..... Li Xiaocong(231)
- 21.** An Introduction on the Researches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in Modern West World ..... Que Weimin(240)
- 22.** The Disciplinary Concept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the Beginning Issues of the Japanese Magazine *Historical Geography* ..... Hou Yongjian(255)
- 23.** Professor He Yeheng's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 Zhang Weiyan(263)
- 24. Hazard and Society**
- Collapse of River Bank at Jiangsu Province in Historical Times and Its Impact on Society ..... Shi Hejin(269)
- An Examination on Disease and Pestilence in Liusong Dynasty: Examples in Jiankang Area ..... Fan Jiawei(282)
- 25. Studies on *Shui Jing Zhu***
- Beyong the text of *Shui Jing Zhu*(2) ..... Chen Qiaoyi(296)
- 26. Studies on the Ancient Books**
- A Verification on the Early Setupped Districts and Counties Recorded *Sui Shu Di Li Zhi* ..... Guo Li'an(301)
- Reviews on *Liao Shi Di Li Zhi* ..... Zhang Xiugui, Lai Qingshou(317)
- 27. Studies on Place Names**

The Transition of Toponymy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in Minguo Period .....	Hua Linfu(348)
About Pi Dao (Pi Inland) .....	Chen Hantao(369)

## **28. Book Review**

Kazutaka Unno's <i>A Cultural History of Maps and Chart</i> .....	Wang Miaofa(374)
--	------------------

## **29. Discussion**

Re-discussion on the Evalu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Sites of Ye Jun (Ye District), Ye County, Dongbu Houguo and Dongbu Houguan .....	Lin Tingshui(377)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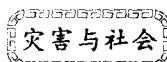
## **30. Academic Development** ..... Wan Gong(383)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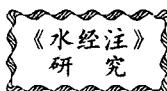
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 .....	周振鹤( 1 )
<hr/>	
战国时期魏国置郡考 .....	钱林书( 20 )
东汉下邳国、阜陵国领域变迁考 .....	李晓杰( 26 )
唐代河东道政区沿革考 .....	[韩国]任大熙著 赖青寿整理( 33 )
晚唐五代归义军疆域演变研究 .....	郑炳林( 56 )
乌丸国、乌丸水与乌丸山考 .....	米文平( 74 )
苍梧郡广信县设治沿革考 .....	陈乃良( 83 )
顾祖禹籍贯辨正 .....	周宏伟( 90 )
<hr/>	
国家对人民的控制	
——以洪武时期的户口调查为例 .....	曹树基( 94 )
宣统年间的户口调查及全国人口数估计 .....	侯杨方( 105 )
<hr/>	
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 .....	何业恒( 125 )
黄浦江水系:形成和原因	
——上海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研究之一 .....	满志敏( 132 )
上海奉贤江海遗址孢粉组合及古环境分析 .....	李超 王开发 姜立征 毛礼米( 144 )
清代华北平原河流泛决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	王建革( 153 )
明代华南自然灾害的类型 .....	王双怀( 166 )
<hr/>	
中国近现代战争的地理分布 .....	金麟( 177 )
<hr/>	
“江汉好游”:女性形成的文化景观 .....	张陟( 189 )
移民与山西区域文化之变迁 .....	安介生( 202 )
陕西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及其历史地理背景 .....	张晓虹( 219 )
<hr/>	
历史时期欧洲地域的界定 .....	李孝聪( 231 )
现代西方历史环境研究简述 .....	阙维民( 240 )
日本《历史地理》杂志创刊初期的学科概念 .....	侯甬坚( 255 )

当代历史  
地理学家

- 独辟蹊径 为霞满天  
——略述何业恒先生对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 ..... 张伟然(263)



- 论江苏历史上的坍江之灾及其社会影响 ..... 施和金(269)  
两晋、刘宋时期的疾疫  
——以建康为中心的研究 ..... 范家伟(282)



- 裴秀与京相璠 伍子胥与文种  
——《水经注》索隐(二) ..... 陈桥驿(296)

古籍整理

- 《隋书·地理志》所载旧置郡县考(梁益部分) ..... 郭黎安(301)  
《辽史·地理志》平议 ..... 张修桂 赖青寿(317)

地名研究

- 论民国时期中国地名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 ..... 华林甫(348)  
皮岛考 ..... 陈涵韬(369)

书籍评价

- 海野一隆的《地图文化史》 ..... 王妙发(374)

问题讨论

- 再谈治都、治县、东部侯国与东部侯官的沿革、治所问题 ..... 林汀水(377)

学术动态

- 1998年中国历史地理  
——区域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在沈阳召开 ..... 弯弓(383)

\*\*\*\*\*  
\* 补白 \*  
\*\*\*\*\*

- 抄本《杂货便览》 ..... 王振忠(32)  
河内郡始置于战国 ..... 路伟东(201)  
《魏书·地形志》札记一则 ..... 辛夷(254)  
《宋史·地理志》校订一则 ..... 尹玲玲(262)  
标点本《卫藏通志》举瑕 ..... 孙宏年(384)

# 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

周 振 鹤

—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是沿革地理，这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沿革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河流水道的变迁，一是疆域政区的变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沿革地理逐渐向现代学科转化，研究对象不断扩展，研究课题逐步深入，学科体系渐渐成形，理论框架趋于成熟，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学科已经呈现在学术之林当中。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队伍也日益扩大，而且在对学科性质的看法上也大体取得一致，即普遍认为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应该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如果按照历时的观点，历史地理学应置身于古地理学与地理学之间，研究人类出现以来各种地理现象的变迁，追寻这些变迁发生的原因及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探索变迁过程的规律，以充分理解人地关系的真谛，并进而发展为其他学科或社会应用服务的功能。当然也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例如有人主张将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将其视为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这些看法也都无可厚非，因为无论在中国或者在外国，地理学都是后于历史学的发展的，不少国家与中国一样，地理学在起初不过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者也可以说是附庸，后来才蔚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此同时，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基础又是以历史文献（包括传世与出土两方面）为主，其研究手段与历史学方法的进展始终密切相关，因而也就更容易被人视为历史学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从研究对象与理论框架的建构来看，还是将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一部分比较合适。在国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的认识也并不一致。在英国，该学科被认为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法国，似乎认为其与历史学较为靠近。

如果我们把学科性质的讨论暂止于此，先来考察一下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过程，也许更有针对性。这一发展过程最为突出之处，是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从而形成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两大分支。前一分支将传统的河流水道变迁研究扩展为包括历史时期的气候、动物、植被、海岸、沙漠、湖沼等对象的变迁以及自然灾害过程等内容；后一分支在对传统的疆域政区变迁研究之外，还发展了对历史时期经济、人口、交通、军事与文化因素等方面地理变迁的研究，并形成更加专门的分支，如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与历史文化地理等。自然地理的研究建国以来始终受到重视，因此历史自然地理也相应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但人文地理的发

\* “九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49771036)。

展在解放后受到不应有的影响，在一段不算短的时期中，只有经济地理一枝独秀，其他分支则付之阙如。八十年代以来，人文地理研究很快得到恢复，谭其骧先生因势利导，特别提议要大力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在《历史地理》集刊上专门撰文倡导，并且以历史人口地理为例，对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作了详细的阐述。本文的目的是对谭先生的文章作历史政治地理方面的补充，提出一些供同行讨论的初步认识。

政治地理在国外是一门专门的学科，这是政治学与地理学结合的产物，在学科上属于地理学的范畴。溯源追本，政治与地理的关系无论在中国在外国都是早就被注意到了的。不过因为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先由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在一百年前正式提出，因此我们不妨先来分析西方的政治地理思想渊源。早在公元前前后，欧洲的希罗多德和斯特拉波都将政治观察引入他们的地理著作中去。在中世纪的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地理学家们也并没有忽略对政治形势的注意。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欧洲学者也将“统计学”和地理学完美地结合起来，所谓统计学当时意味着与国家有关的资料，诸如区域、边界、人口、进出口的产品和物品等等。虽然这些都还算不上是政治地理学的范畴，但是政治学和地理学能够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吸引人的时髦学问，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十八世纪晚期兴起的“纯地理”学派也企图将政治框架的地理资料附丽于自然的地理框架上。虽然政治学与地理学在时间与空间上一直互相交叉，但是直到1897年才由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正式提出“政治地理学”这一明确的学科名称，他的名言：“每一个国家都是部分人性(humanity)与部分地域(earth)用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对西方的许多地理学家发生

深刻的影响。

此后一百年间，政治地理学，一直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试图建立起自己的学科框架，而且接二连三地提出许多新理论新观点，一开始，这些理论和观点只注重全球的尺度，于是先有海权论，又有陆权论，而后出现过地缘政治学。看得出来，政治地理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没有成为一门稳定的学科分支，也还难以用一个唯一的概念来定义它。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地理学和政治学学者都进入了该领域，而且各有其创见。二是地理学本身的宽泛性，使得其分支学科易于产生变形(地缘政治学的产生恐怕与这两个原因不无关系)。战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歇，政治地理学重新被提起。虽然仍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六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即政治地理最关心的是地理区域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到目前为止，我们仍可将此观点视作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方向。

就研究对象而言，政治地理学基本上有三种尺度，一是国际或者说是全球的尺度，讨论的主要是全球的政治格局、世界秩序。在数十年前，政治地理主要关注的是全球问题，因为对于观察政治与经济安全问题而言，一个民族国家显然是太简单规模太小的框架。全球性的观点与地缘战略认识始终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一直到近三四十年，对于全球的政治关系依然是政治地理学家关心所在。例如西方政治地理学家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外围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对两极世界、多元世界的提法都是大尺度的范围。甚至政治家们在二战以后提出的两大阵营，二十多年前提出的三个世界(与上述三个世界不同)概念，其实也是政治地理思想的一种表述。第二种尺度是国家尺

度,研究国家的疆域,边疆区,国家之间的边界,首都的设置,国家的地理位置、形状等等;第三种尺度是地方尺度,研究国家的政区结构(层级与管理幅度),选举区地理,地方与中央关系,地方与地方关系等等。后两种尺度在近几十年中有比较快的发展,这与二战以后,局部的战争仍然不时发生,而全球性与大区域范围内的战争未再出现的形势不无关系。

政治地理学在西方虽然经过了一百年的发展,但至今不能说到了成熟的阶段,所以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索尔将其比喻为一个容易从科学规范中走失的儿童。尤其在第三种尺度即地方尺度的研究方面,就像科克本(Cockburn)所说,西方没有现成的理论可用。

西方的政治地理学理论,很早就引起中国的学者注意,二十世纪初已有留日学生通过日本学者的介绍了解了西方的政治地理,并将其翻译再介绍到国内(《法政粹编》第十九种《政治地理》,湖南杨宗熙编辑,1906年出版),随后也有一些学者直接由西文翻译的政治地理著作。但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地理学始终没有得到自身的充分发展,并未产生自己的政治地理学家。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没有必要详加分析。但是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已经失去了政治大国的地位,处于长期受辱的地位,无论政治学家或政治地理学家的产生都没有必需的基础。但是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政治地理思想。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于如何从地理角度来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在分裂时期如何运用政治地理原则与对峙政权相处,都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值得我们重视。尤其是在行政区域的分划方面,历代中央政府都花了很多力气进行实践,每一代都对前一代的做法有沿革,积累了大量的政区变迁与政治过程之

间关系的资料,这事实上就是地方尺度政治地理研究的实证基础。

按理说,历史政治地理应该在政治地理理论充分发展以后,才作进一步延伸的研究工作,但实际上理论的建立有赖于实证研究的充实,如上所述,在地方尺度方面,西方就没有现成的政治地理理论可用,而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倒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我们应该关心的是如何从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发现中国古代政治家或政治学家(如果我们将现在的概念去委曲古人的话),以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潜在的政治地理思维,并与西方现代政治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作比较,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 二

中国古代对政治与地理关系特别重视。这一方面我们似乎还未曾作过认真的探讨。当前对于政治史的研究多半是从政治思想,或政治制度着眼。而政治思想从来不包括政治地理思想,政治制度则常常忽视地方制度。要而言之,研究政治史重视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重视人与人及人与地同时存在的交叉的关系或者说三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

大致说来,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三方面着眼:一是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二是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三是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在这三方面我们都可以分别举出一些例证来说明政治过程与地理区域关系的密切。

## 1. 《禹贡》所表达的理想政治地理区划

《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区域地理著作，伪托为夏朝大禹所著，被收入“五经”之一的《尚书》之中。由于《尚书》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所以《禹贡》的内容被认为是真实存在过的地理现象。但二十世纪以来的研究已经证明，《禹贡》是战国时人的作品，是当时人统一意识和地理知识的产物。如果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当时一些思想家的理想构思。

《禹贡》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地理区划：上半篇的九州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是理想的行政区划，而应当是一种综合自然地理区划，同时又包含经济地理的内容；下半篇的五服制则是理想的政治地理区划。九州因与本题关系不大，暂且不去说它。五服则是指“五百里甸服（中心统治区）、五百里侯服（诸侯统治区）、五百里绥服（必须绥服的地区）、五百里要服（边远地区）、五百里荒服（蛮荒地区）”。

五服制正是封建制的理想化，从中心统治区向外围水波纹似的推开去，正和国野制度的圈层型结构——即城外是郊，郊外是牧，牧外是野——相似，这是历史上现实制度的反映。但是国野制度只适用于城邦国家，这种国家存在于商代与西周时期，存在于各别的封国中。从春秋时代起，城邦国家逐步向领土国家转变，封建制逐渐向中央集权制转变，国野制度让位给乡聚与郡县制度，行政区划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五服制在大一统国家里只能是一种幻想，而永无实现的机会。现实生活中行政区域的划分从来不可能是四方四正的，只能依政治需要、自然条件和其他人文因素而因地制宜。但是这种五服制却表明了一种政治地理理念，表现了当时人希望在统一以后有一种规范的政治地理区域，以实现三代之治。这种思想也许相当普遍，所以不止《禹贡》里有五服制的构思，《周礼》一书中所

谓的九服制，性质也与之相同，只不过更加复杂而已。

我们说五服和九服是现实的反映，只是指一个个的城邦式的封国中，而不是整个的商王朝或周王朝领域中。后代有些儒学者，非要以为五服制与九服制为整个王朝实际上存在过的制度，但在解释上却发生了困难，因为西周王朝首都偏在西北，如果以圈层型结构推开去，在东南方向尚未出侯服，在西北却早已是荒服。虽然五服说与九服说都不适用于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但却是一种政治地理构思，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在秦汉统一帝国中，也并非没有其影子，如首都地区（或称内史或称三辅，均有特殊地位）与附近地区，可以看做是甸服；汉初诸侯王国都分封于远离首都的东部与南部地带，这或许可称之为侯服；汉武帝开疆拓土，所建立的十七“初郡”都在西北、东北与西南三边，这又似乎是绥服与要服，这十七初郡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可比拟为荒服。不过无论怎么比拟也还是不圆满，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大有变化了。这点历史学家们显然比儒学者清醒。

## 2. 地理志的编纂反映历史学家的政治地理观点

从《汉书》开始，历代正史大多有地理志（或称郡国志或称州郡志）的专篇。从唐代以后，又开始有全国地理总志单独成书，内容比地理志有所加详。宋代以后，地方志编纂已制度化，也从区域的角度反映了行政区划的形势。此外，在许多政书中也列有行政区划内容，如《通典》中的州郡典，《文献通考》中的方舆考等。这些专篇与专著是历史学家将地理现象视作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各种地理志毫无例外都以疆域政区作为框架，而把其他地理现象，如自然环境（以水道分布为主）、经济、文化等内容，纳入这个框架

之中。行政区划是中央政府为行政管理方便而人为分划的区域，历史学家们将各种地理现象都系在相关的行政区划之下，而不是单独作为个别或分类的地理现象（例如作为水文地理名著的《水经注》是以水道为经，而将其他人文地理现象系于相关的水道河流之下）予以描述，说明他们认为这些现象不是单纯的地理问题而是与政治有关的体制问题。

### 3. 政治家的政治地理实践

这里政治学家的意义比较宽泛，包括直接参与行政管理与制定政策的官员。在这方面有极为丰富而且形形色色的实例。

**缓衡地带的设立。**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隙地的保留是为了保持政治势力的平衡，所以宋、郑两国对于隙地中的六个城邑相约不去占领。后来秦汉帝国与匈奴之间的瓯脱地带，唐帝国与吐蕃之间的闲田都有类似的作用。

**边疆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管理办法。**如秦代的道、汉代的初郡、唐代的羁縻府州、元代的宣政院辖地、明代的实土卫所与羁縻卫所等，其行政制度都与正式郡县有所差异。

**以改变政治地理格局作为政治手段。**汉初皇帝专制威权未立，只能以一定的地域分封诸侯王国，容许他们处于半独立状态，以求得政治上的稳定。但与此同时，又逐步设置同姓诸侯王国来抗衡异姓诸侯。为了这个目的，同姓诸侯王国的封域都较大，以便有足够的拱卫中央政权的政治力量。在异姓诸侯被逐个清除以后，同姓王国又成了不利于中央集权的障碍，于是贾谊、晁错与主父偃又先后以众建诸侯、削藩与推恩等措施，用分裂王国封域、削夺王国支郡与蚕食王国本郡的手段，将同姓王国的领域几近削殆尽，这是历史上最典型的以地理方式来处理政治难题的实

例，或许可称之为政治地理手段。

**地方官员任命方面的政治平衡措施。**公元前541年晋国设置了十个县，这标志着地方行政制度的萌芽，在被任命的十县大夫中有四人是掌权的四家大夫知、赵、韩、魏的公子，这是将政治权力平衡的措施用到了地理方面。换句话说，不但中央机构要平衡，地方权力也如此。

**政治区域与自然地理环境的背离。**政治与行政并非永远一致，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可以抛弃行政管理的方便。行政区划的变迁有时并不是由行政管理的需要引起，而是服从某种政治目的。如秦代的郡与山川形势符合，而西汉时期却相背离。这种背离完全出于政治的需要。

**行政区划诸要素的变迁。**这些要素主要有结构（层级与管理幅度）、幅员与边界，其中层级的反复变化，例如从二级制到三级制变化的两个循环，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互为消长的过程。划定犬牙交错的边界则是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如秦朝在划定岭南三郡与内地诸郡界线时，就有意不使其与南岭山脉重合，以有效地控制岭南地区。汉代诸侯王国之间的边界分划，也故意使其犬牙相入，以便于遏止可能发生的叛乱。而统县政区的幅员从秦代以来逐步缩小，也隐含着缩小地方官权力的企图，与政治目的息息相关。

至于**首都的定位**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中似乎存在着两大基本原则：一是离强敌不远而又有险可守；二是能号令全国而无匮乏之虞。统一王朝中最重要的两个首都长安与北京就是根据这些基本原则建立的。

但无论是思想家们体现在地理方面的理想政治制度，还是历史学家们对疆域政区作为政治体制一部分的观点，抑或是政治家们的政治地理实践，在我国都还没有得到过充

分的研究，从未有人从这三个角度来探索中国固有的政治地理思想，更不曾用政治地理理论来进行审视与分析。由于缺乏系统与理论性的研究也使得我们从未制定明确的科学性的术语来表达疆域政区地理研究的一些对象。如对于行政区划层级的称呼，就很含糊，缺乏规范。甚至对于疆域政区的研究过去也只归于沿革地理，或后来的历史地理范畴，在八十年代以前甚至从未提出诸如政区地理或疆域政区地理这样的名称。虽然这两个术语是否可行还应经过厘定，但学术界从未对此进行讨论或评论，却从侧面说明政治地理在我国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中国对于疆域政区的研究之所以有着深远的传统，如上所述，是因为早在两千五百年前，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已在中国逐渐形成。因此对于如何从地域上治理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受着朝野的重视，也因此在浩瀚的典籍中保留着公私两方面的丰富的政治地理资料，所有这些文献资料都不同程度表明国家政治体制与地理现象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利用中国历史文献（无论是传世或出土文献）这一丰富资源来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框架是一个应该引起地理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界，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界重视的问题。

### 三

政治地理学当然是以研究政治地理思想与政治地理理论为主，但必须通过一定的研究对象来透视这些理论与思想。对于古代社会而言，全球尺度的研究对象可暂置勿论。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

虽然中国的历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必须将国家的疆域与行政区划变迁记录下来，作为一种与人物、事件同等重要的历史记载。但是对于影响疆域政区变迁的原因或者规律却未有系统的记录与分析，因此从来的疆域政区研究就都集中在复原历代疆域政区面貌方面，而不及于为什么历代的面貌有所差异的问题上。如果我们将前一方面研究称为疆域政区地理研究的话，那么包括前后两方面内容的研究或许就与政治地理学的概念相一致了。

政治地理的研究范围很广，在此我们先集中于以疆域政区，尤其是以行政区划为中心的研究对象作一阐述。那么，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我想应该至少有以下三个部分或者说三个步骤的内容。

第一部分，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这是理解与阐释变迁原因以及探索与总结变迁规律，并进而提出解决当前或今后有关国家疆界和政治体制改革对策的基础。中国历史悠久，疆域政区变迁极其复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这一研究工作完成，也不能因为这一工作未曾完成就不进行关于变迁原因一类的研究，但却必须也有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这一工作基本完成。

前人在研究历史疆域政区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自清代乾嘉以来的学者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考释订正历代正史地理志或其他有关历史地理资料的讹误以及补作正史地理志的工作，二是考定历史时期个别的疆域政区地理方面的问题，三是历代或个别朝代行政区划沿革表、历史疆域政区图以及疆域政区沿革史的编写。这三方面的工作的统合，可归结为历代疆域政区地理的研究，从

专门史的角度来看,也可归结为疆域政区沿革史的研究。

由于有关历代地理的所有文献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错讹阙漏,又有些朝代的正史不列《地理志》,直接影响了历史时期疆域政区面貌的复原。于是有许多学者首先对正史地理志等历史地理文献或有关记载进行考订式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文字方面的校勘订讹,化解互相矛盾的记载,使得这些文献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当然,由于研究者是依据自己的喜好与能力进行这项工作的,因此用力不均,畸轻畸重的情况相当显著。对《汉书·地理志》的研究相对而言最为深入,其次是《续汉书·郡国志》,其他正史地理志研究者较少,有些地理志基本上无人触及。另外还有些学者为部分正史补写地理志或研究特殊时期的行政地理状况,如三国时期与南朝梁、陈两代无志,就有人补写了三国郡县表,和梁书地理志、陈书地理志,又十六国时期既无专门正史,更无地理志,于是也有人补写了十六国疆域志。但所有这些补志的工作除了少数以外,做的都不算理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如谭其骧先生就写了补陈疆域志,以纠正其前的陈书疆域志之失。这项基础性工作至今尚未做完。正在进行中的由谭其骧先生主编的《历代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共有十六种,将在近几年内出版。如果客观条件许可,还将进行《历代正史地理补志丛刊》的编纂。这两项基础性的工作都对复原疆域政区变迁全过程有重要作用。

在考订历史地理有关文献的同时,有些学者还对个别重要的疆域政区问题作了考证,如研究个别城邑的地望或个别州郡的领域,如研究秦王嬴政二十六年的三十六郡名目及其地域范围,如纠正《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三年的一条误载,使当年省并十个

诸侯王国的事实得到还原。这样的工作在清代以钱大昕最为出色,在民国时期以王国维最有见地,在当代以谭其骧先生最有成绩。

在从事上述两方面工作的同时,还有些学者开始从事历代的(此词由我杜撰,以与下文断代相对应)疆域政区研究,这主要表现为沿革表、历史地图与沿革史的撰写与编绘。政区沿革表是以作者所处时代的政区为基础,追索每个政区在历史上的变迁过程。这些沿革表或者附在全国地理总志中,或者单独成书。其优点是让人明白每一政区自古至今(作者所处时代的今)的历史变迁,但也有很大缺点,即不能让人横向看出历史上同一年限的政区分布与政区之间的统辖关系。沿革表的形式有多种,但多数是以地为经,以年为纬,所反映的变迁主要是政区名称和隶属关系的变化。在清代规模较大、跨越年代较长,且具有明显代表性的是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今天,沿革表的形式依然在继续,但多半是断代或地区性的,变迁时限则从过去的一个朝代精确到年。但这类沿革表的一大缺点仍是不能让人横向了解到同一年代的政区分布以及政区相互之间的统辖关系。

历史地图集是表现疆域政区变迁的直观形式。以政区为经、以年代为纬的沿革表的编制,没有历史地图的编绘难度大,因为只要弄清政区的前后延续以及分合关系就可,不必牵涉到具体的政区幅员的变化与边界的划定,以及城邑的定点。历史地图的编绘却必须解决这些具体而微的问题,因此必须在地理考证完成以后才能做出成果来。历史地图的编绘在我国有长期的传统,早在晋代就有裴秀的《禹贡地理图》十八篇,后来宋代又有《历代地理指掌图》的出版,旧时代这类地图的集大成之作是清末民初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清代舆图为底图,在此底图上反映了

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疆域政区面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谭其骧先生主编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更是超越前人的所有政区与水道变迁的研究成果,将清代以前每个朝代的疆域政区以一个图组(即一幅或两三幅总图以及一定数量的分幅图的组合)来表现,成为迄今为止历史疆域政区研究的最高水平著作。

在沿革表与历史地图之外,还应该有专门的疆域政区变迁史(过去也叫沿革史)将疆域政区的变迁面貌考订叙述出来。比较令人遗憾的是,比起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和政区沿革表的编制来说,沿革史的撰写相对后进。清代以前不必说,因为专门史的体裁尚未进入学术领域;没有学者来撰写疆域政区变迁史这样的专门史。而且说来惭愧,最早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略竟是日本学者安野重绎与河田墨合著的(如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英国人翟理斯所作一样)。到民国六七年间,现代中国地理学的先驱张相文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地理沿革史,著有讲义,但迟到1935年始刊印问世,且篇幅不过数万言,过于简要。1938年顾颉刚、史念海有《中国疆域沿革史》出版,无论从内容和篇幅而言,虽都超迈前人的成绩,但仍难令人满意。除此而外,还有几种篇幅很小的沿革史,在学术史上未起到应有的作用。1949年后,这类著作几乎不见。八十年代以后,虽有两三种政区沿革史或地方制度史著作面世,但不仅内容单薄,且著者并非素来从事疆域政区史研究的,而是缀合一般资料而成,深度明显不够。

上述关于疆域政区的表、图、史三方面的研究,其线条都比较粗,其时代座标是以朝代为标尺的,也就是说,一个朝代只复原一幅疆域政区面貌,并认为这一幅疆域政区面貌就是这个朝代的代表,或曰该朝代的经制(即一

成不变的制式)。表现在沿革表中,就是上一代的某郡到下一代变为某郡;表现在历史地图上,就是一个朝代只有一幅总图;表现在沿革史里,就是只列出正史地理志所载州郡名目。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一研究称之为历代的研究,也就是说,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朝代之间疆域政区的变迁,发现其中的差异,至于朝代内部的差异则无从得知。历代研究的主要文献基础,是各部正史里的地理志。但这些地理志的撰写质量相去甚远,因此不同朝代的疆域政区的复原水平也就参差不齐。而且有的朝代并无地理志可作依据,对该朝代的地理面貌也就言人人殊,无法一致。如秦代无地理志,于是连秦三十六郡也有很大争议,至于秦郡的地域范围更是模糊不清。即使是有地理志的朝代,也不见得就能复原出正确的疆域政区地理面貌来。因为疆域政区并不是经过一个朝代才发生一次变化,而是经常发生变化,尤其是行政区划有时几乎无年不变,因此一提政区地理就必须与一定的年代相对应,不能含糊地说某朝某代如何。但正史里的地理志一般都无断限的标准年代,有的地理志里头所载政区更是混合了不同年代的记载,所以直到解放前,所有历代研究的成果都还是不够精确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开本的出版才是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因为大部分朝代的疆域政区都是以一个标准年代画出,例如唐代是以开元二十九年为准,明代是以万历十年为准,不是这个年代的政区不能出现在这一年代的总图与分幅图中,这一点与其他众多特点一起使该图集的学术性得到空前的提高。

就在完成基本通代研究的历史地图集的同时,谭其骧先生已经注意到历代研究的不足,因为对于疆域政区而言,变化是经常的现象,这些变化不仅出现在改朝换代之际,而且